

大册

印社

玉情

林庚白先生近詩及手蹟

玉情自滯意娟娟。四月江南最惘然。味似昔愁添更際，
聞將世念進昔前。已窮清況終身事，緩觸登池不礙
禪。兒女風雲各亦悖，一樓何柳是何緣。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庚白作



並樂音擅際交善業畢範師稚幼海上姐小任綬股
贈淵文董 姐小登摩之四三九一為藝文好愛



姐小愛素張及揚顯李

千秋

第二卷第四期

民國廿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金 民 天
助理編輯 錢 春 濃

發行者 千秋出版社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九五六一二二

印刷者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九五六一二二

盲目的音樂家

錢春濃

當每天夕陽漸漸地向西沉下時，黃昏把黑暗統領世界以後，那道蠕動着許多男女街上，那時我們只要一留心聽，總會聽到一股很悲切的琵琶聲和歌聲。

每天只要她的琴音與歌聲打進我的耳裏，我便會覺得人生太悲涼了。她總是每天來的，我總是每天要聽的，這樣，我的心裏總會覺的有一種異感，彷彿她的琴音與歌聲會使我換進一肚皮的憐憫！

那彈琵琶的是一個盲女，年約三十餘歲，身穿襤褸的衣服，她的臉慘白的好似不是生人的臉，她的二眼深深的向內閉着，眼角上時流出一二滴的淚珠。總之，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

世事離奇，造物可惡，水依舊東流，車輪般的人生，仍是不停的轉着，可是今天的街頭淪落者啊！她早已失去她那十年前在朱門綺戶中的青春享樂了。

我不禁感傷而又同情着她，我低下頭來，幾回腸斷，幾回沈吟，記起納蘭詞內的幾句：

『若問生涯原是夢，除夢裏，沒人知。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

絲絲心欲碎，應是悲秋淚！淚向客中多，

歸時又奈何？
不勝天涯，淚灑青衫，我偷偷的爲她流了沒來由的眼淚。

她總是彈着琵琶，這樣摸索摸索很規矩的向前走。琵琶悠揚的彈，她的指尖由徐而疾，她的歌喉由微弱而雄壯；琴音縱縱錚錚，如金戈鐵馬之聲，沈雄處，如裂帛，又如急潮洶湧。突然琴音由徐而疾，

本期要目

插圖

玉情……………林庚白
殷綏任小姐……………
許鈇豐先生作品……………
小軍人……………
人體美……………嚴次平

短論·雜感

盲目的音樂家……………錢春濃
殺戮……………董文淵
夜來到了人間……………方珍穎
鄉村之夜……………阿家
阿金……………丁蔚南
私生子……………三郎
公園側……………鄭劍平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傅紅夢
寶蓮姑娘……………周樂山
長夜交響曲……………黑嬰
山行……………鼎禹

精製中西銅模鉛字
經理機器油墨紙張

致祥銅模鑄字所

上海民國路新橋街四四五號
電話八三〇九五

由急轉而為抑揚頓挫，有秩序的奏着，良
久良久，聲音幽淒得如含愁的少婦，如長
空的鶴唳，如巫峽的猿啼，一種靡靡好像

亡國的音調，失去了的青春綺恨，填不了
的痛痕，在那如怨如慕的餘音繚繞中，低
低地彈出，她底聲音，嗚咽的像哭出來般
。劃然一聲，琴音中止，她仍低着頭用破
巾拂拭她底琴絃。

她的額上和面皮的縐紋，一條一條地
深深的刻着她那風塵勞瘁的痛苦，這報告
人們她是一個可憐者，她的命運是多麼的
不幸，在這燈光輝煌的街上，她仍是黑暗
，社會因此送不到她的幸福，她的前程是
黑暗的，需要摸索。努力的摸索。

誰在茫茫的人世中為一個盲女去可憐
；為她可憐的，只有她藏在胸膈裏一個流
浪慣的赤心。

曉得她！我只要記得一個「同是天涯淪落
人」便罷了！

殺啦！

董文淵

一個陰天的下午，雨也不下，太陽也
不見，真是死神將光臨的時候，可是路中
的人却非常擁擠，老的有，少的有，女人
也有，都紛紛的談着話。

「怎麼還不來呢？恐怕不走此地過了
吧？」等得不耐煩的人說了。
「怎麼會不來！凡是判今天殺的決不
會留到明天，而且無論如何總得走這裏的
。」又一個的答話，忽地裏「來了！」的
一聲，接着又是一聲「好呀！」他們倆回
過頭去一看，原來已經來了，來的就是他
們所候的人。

漸漸地走近，是個很普通的人，不過

每次我聽到琴
音與歌聲。因此悲
傷地我想起了自己
，我呢？我的命運
一樣和她灰暗，流
浪，分別的，不過
我的眼睛能辨得到
一點物體罷了。
我不曉得她是
什麼人；又何必去
一個「同是天涯淪落
人」便罷了！

是衣衫不全，頭髮長點；可是有一點是近
乎強盜，而且將被正法的了，法場已佈置
好，死的方法仍是殺頭的老套，這瞧熱鬧
的羣衆失望了，他們很想看看槍斃。
法律所不容的強盜。和瞧熱鬧的興奮
的觀衆，走近了法場，法場是廣大的田野
四周已完全都是人，人，人山，人海；這
時人家認為好漢，認為不怕死的人，也痛
哭流淚，不勝其悲哀，正是被宰割的羔羊
一般，於是瞧熱鬧的觀衆瞧殺人而說好的
觀衆，感到不滿的說：

「不算好漢！不是好漢！接着又是
聲：

「既然怕死為什麼要做強盜！」於是
無抵抗的羔羊也覺得哭的不需要，且哭是
不能收同情的功效，於是便止住哭了，靜
着，候着，候那死期的來到，靜默的五分
鐘是過去了，死的時期將到，於是拿刀的
向他問道：

「你還有什麼話要講？還要吃點什麼
東西？」

「東西是不要吃，不過還有幾句話讓
我說完。」強盜的要求，羔羊的要求。
「你盡說好了。」強盜得到允許，於
是把他的心中所有的意思，盡量的吐露，
這自然不像大人先生們的演講，值得歌頌
（？）而壯嚴的，這僅是將死前哀鴻的哀

鳴罷了！

「你們要知道，誰都不是天生願意做強盜的，三頭六臂，僅亦是很普通的人，起先的我是×村的一個種田人，田是向富翁××租的，然而他是一個狠心的富翁，他真是最兇最惡的一個人，我辛辛苦苦的種了一年，所得的米麥，全都還租，其餘有什麼可以養我一家三口生命，去年就因為沒有錢的關係，把我的心愛女兒剛才二歲，賣給田主富翁××的，這樣！豈可再

夜來到了人間

風不停的刮着，帶着哨子。

是春天，鳥兒在野外的枯枝上，獨個兒歌唱，雖說只是枯枝，那綠色的芽苞，却已開始生長了；每個凸出在地面上的土包兒，都長着一束不甚自然的紙條兒，在隨着西風飄蕩。

是鬼們所據有的節氣嗎？西北風竟刮的任般的緊，這比年年的春天，顯然異樣得多了，鬼也許在哀號着凄冷哩！

水牛成陣的在路旁，抵抗着不肯向前進行，他們都似乎明白這一次的遷徙，對於他們本身，是會發生着怎樣的命運的；於是趕牛的人們，現着那不耐煩的樣子，嘴裏起着呵噓，心裏正恨着這不服從命令的叛逆；在遠處，那小小的高包上，站眠

不另想別法，最近我從鄉下到城裏，找親戚，謀生意，可是人沒有找到，錢沒有，叫我如何回家呢？後來遇到了一個熟人，他就是叫我幹這勾當的人，現在我是一刀便死了，可是窮人呀！你們……」

殺人的號角是響了，只一刀，鮮血四濺，熱熱的觀衆是感覺到滿意了，大聲叫好拍手之後，便是一片歡笑聲，從此世界上便少了這樣的一個生命。

× × ×

着幾頭山羊。

田地裏佇立着一些閒散的稻草人，就在這兒的旁邊，突下了一逼焦場，那兒是與田埂打成了一遍，讓驕傲的洋樓，巍巍地臨視着，這焦場下的羣衆，他們裏在零星的殘木裏，滾在臭布破灶間，他們哭號着，同西北風一樣的發了狂，他們失去了春天，他們所感到的仍舊是嚴冬，他們不復再是一些老實而安份的草棚居戶了，存留的只有悲哀與無棲的狗類。

風，仍舊號啕着，帶着硫磺的氣味，帶着哀號無救的哭聲，從這裏又走到另一個草棚堆，於是另一個草棚，着燃了，另一羣的哭聲響應了，它永遠這樣，永遠不停止的這樣向前進行着，它沒有眼睛，沒

有耳朵，只有威力的狂叫，它帶着哨子，帶着硫磺氣味。

路旁萎頓的坐着三兩個中年的女人，在她們的身上，發生陣陣污垢的氣味，少量的硫磺，粘在們的破褂上，同焦臭的氣味調和了；她們不斷的拋着涕淚，但總小心的握住了手上的焦片，在這裏是她們辛苦了一生的代價，那些在發光了，那永遠消滅不了的過去的汗珠，在這時都從他們每個的腦中重現了出來，他們回憶的是過去，是工場，機械，溫暖的棉被，同着珍珠一般的米粒；然而現在所剩餘的，是焦片，是灰燼，灰燼旁邊，呆立着的是些具有氣力的男子們，他們望着這些被天火所吞食的草棚，以及號啕不絕的他們妻子的啞聲，恐怖把他們帶進了癡呆，有些上了年歲的男人，却盡管剛撥着浸在水中的殘堆，在這兒也許他們想找出一些不能解決的答案來，然而他們却不敢恨天，只怨自己的命不如人。

——完了，一切都完了！

一個稍年青一點的男子，猛然的擲開了手上的碎木，用粗厲的手腕，撐住自己麻木了的奴膝，做着不自然的顫抖，他將頭仰起來看看天，一層層的黑暗，正向他襲擊下來。這時他的臉上得着了失望，眼角邊還餘留着不會滾下的淚水，心裏也正

翻騰着無數的淚水，每一個淚水，都只想爭着從這兩個眼角裏跑出來。

——完了，一切都完了……是的，一切都完了！

不曉得是那一個也在回應了這一句，但只知道是誰，反正總是這一堆中的一個吧！

在這一堆裏，平時他們都極熟識的，像弟兄們一樣的親熱的，可是現在特別的生疏了，他們就像從來也未曾認識一般，每個人的心中，都放着一塊冷酷而陌生的石磨，這石磨代替了一切的安適，與歡樂，在他們的臉上，永遠表現了一種絕望。

黑的幕降落到人間，降落到大地，也降落到這成遍的荒場，慢慢遮去了人的世界，也遮去了猙獰而高大的樓房，遮去了一切慈善人們的心腸，更遮去了天大的罪惡；這裏只有暴露着一羣微弱的動物，他們聚攏着，團結着漸漸的抖縮在一堆，像豬，却多着些呻吟聲，像狗，却又疲于吠叫。

他們由瘋狂的號啕，降到細微的呻吟，由強烈的悲哀，降落到凄冷的悵惘，在這裏不復再分出男女，在這裏不便再看得出老少，只有這漆黑的一團，發出了戰抖的聲浪，和西北風混合着散滿了廣場的四圍，飛進了高樓的窗櫺裏，飛散在田野

間的菜花叢中，墳頭上的紙條，也附和着歌泣，是代表着鬼的同情麼？黑夜也感動得下淚了，集成功細小的雨點，帶着腥酸的氣味，自動的降在他們的身上，代替着他們每夜所擁有的暖被。

——這就是我們的此後的生活麼？這就是我們所希求的辦法麼？

他們越是抖縮便越是擠得緊，並不讓每個雨點落到地上，而每個人的腦內，都如所說的在想像。

可是最後的辦法，終於到來了，這些是在拆散了他們的羣，把每個人身邊所發出來的熱氣驅散，于是便平地多了一些服裝整齊的武裝警察，向四面包圍着前進，要趕走他們，趕走這些失去了原有的草棚的主人們，毫不詢情的，讓他們永遠得到流浪的歸宿。

——這些豬，還不走麼？屋子既然燒了，還在這團着幹什麼？只怪你們自己不當心，其實不燒也不會讓你們住下去的。這才是天不放過你們還不識相點麼？

——別在留戀了，燒了一點破東西，值得什麼？上面有令說，這兒該建築樓房了，限今天晚上不準有一個人停留這兒，你們快想別的辦法去吧，直管在這兒，也哭不出一座房子的——呢再不走咱們不客氣了。

警察們開始有些憤怒了，他們只是爲了未曾服從着這尊嚴的命令，不，正是爲了怠慢，這班不懂命令的人，他們認爲是不可理喻的，一些照例的懇求，同哀告，都是給予了他們一些不爽快的感覺，於是他們開始揮動着木棍了，不管是木頭，是磚塊，或畜類……或是人，棍子比雨點更大，而且更密。

這裏空氣裏騷動着一陣哀號，同樣，絕望痛苦的痙攣，在他們的臉上表現着，然而黑暗是包藏了這些的表情，只讓風來結束了這些叫喊的尾聲，于是哭聲消逝了，求饒的哀告的，無規律的雜聲，也平靜了，只剩些不會哭出聲的殘片，在西北風中，發出掙扎的呻吟。

夜來到了人間，但這不是春，這却永遠被存在着一個嚴冬。

一九三四，四，廿一夜于江灣。

鄉村之夜

阿家

那靜靜底山，靜靜底溪水，靜靜底田野，靜靜底臥了蛻蛻的屋宇呵！

夜呵！鄉村的夜是靜的。

可是靜也只得比較的，細聽着，還有許多聲響啦！像那見了黑影子就有驚吠的犬，像那泊泊的小河裏的水流聲，像那貓頭鷹惡意的咀咒，像那蚯蚓催眠的低曲，

像那午夜驚醒的嬰孩的哭音，像那……一切都在夜的懷抱中交響着，節奏着。

但，比較上，夜終算是靜的，不像日裏有的是，牧童的叱牛聲，野老的田歌，東邊起，西邊和。

看，月兒在輕輕流瀉，星子在輕輕跳躍，雲兒在輕輕飄浮，青山在輕輕呼吸，溪水在輕輕低唱，樹梢在輕輕吹動……

這裏沒有爵士音樂的演奏，沒有肉感香艷影子的閃動，沒有醉迷王孫的甜夢，沒有驚天動地的開放數百萬和數十萬映成的好萊塢或派拉蒙的巨片，沒有一切罪惡的戲幕。

是的，鄉村裏的人們，他同都市裏是走向另一個極端，痛苦的經濟沒落，使他們減少了賞美的興趣，丟下這純清純妙的美景，走入那無窮種子播植處的睡鄉啦！可是，張老兒夢回的哭聲，也會把整個的夜消磨的。

他想起他兒子無端被保衛團捉去的情形，哭聲便震大起來。

二三，六月時客滬濱

阿金

丁蔚南

孩子悽悽地望着母親哭了。

婆婆沒有則聲，看着阿金一步步，拖着沒有力的脚，像被甚麼硬要拖她出去的

那樣，不允許她在家裏多留一刻兒；與其說是自發的，毋甯說是被命運之鞭子，把她抽得太可憐了，不允許她停留在這她所生長着的農村，她的可愛的故鄉。

門前的柳樹，一搖搖地，在那裏苦悶着說不出話來。她不像詩人所說的那樣可愛了，所謂柳眼原來也會含着淚珠兒似的，在自然裏悽吟！

在這柳樹底下，她餵奶孩子吸過，在那個時候，真的她是笑的；她還助她一起唱起催眠歌來。

現在，看上去，她也自在挽留着她呵，頹喪地的搖着，在歎息着她們的別離——阿金拋了她的可愛的孩子，疼她底婆婆，很體恤着她的丈夫。一個人走到那遙遠的遙遠的地方去。

顧不了孩子的哭了，婆婆的可憐而悽慘的帶着老態龍鍾的面孔兒；貯滿了一眶眼淚，一腔的痛苦底情緒，堅強着自己的意志，很迅速的命令着自己底脚步兒，勒住了心頭的痠痛，提起了她本來不允許她走出去的，改了組的脚兒，跨過了那年代很久遠的，祖宗遺留下來的，高高底門檻兒。但是，一陣一陣的心頭的楚痛，真是沒有法子制止牠們，那情不自禁的眼淚，也一顆一顆的淌了下來。孩子的面孔是太可憐了，青黃的沒有一點兒血色，雖然他

纔週歲啦，可是很好玩啦；……但是又有甚麼辦法呢？我們都不是餓飯嗎？那祇有讓給婆婆去了！給點羹與他吸，老天是會保護的吧，也許他就會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呵！

「金兒，一路上妳要小心啦，諸事妳都要請隔壁的王家嫂嫂照應妳啦，妳得要小心呀！」一字一字的和着淚兒滾了出來，在她乾癟的面孔上，縐紋交織的面孔上，鬱痛的針鋒刺在她老人家心頭底疼痛，呈顯了出來！

「孩子妳不要掛念着吧，我會照應的，上海是比任何地方好些，我聽到人家說，妳到那裏去是能賺到很多的錢回來的，到那時候，我們是如何的開心呵！通天下的菩薩保護啦，他是如何的可愛呵！」走過去抱起孩子深摯的吻着。婆婆的眼淚，滾到孩子的面上。

「去罷——隔壁王家嫂嫂在等着妳啦！」
「妳丈夫在田裏做事正忙，」婆婆又說，「你也用不着去叫他回來，人家等的耐煩了，去罷。」

在一個有太陽的早上，她和可愛的孩子，慈祥的婆婆，愛她的丈夫，美麗而青翠的山峯，有愛的家園，別了！

原來上海是這麼的，並不像她的婆婆的想像那樣便當。起先王家嫂嫂說是有辦

法的，那曉得到了這裏差不多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有主雇，每月還要貼房錢，王家嫂嫂初來的時候就被一家什麼馬公館雇去了，可是不上一個月就不要了，不曉得是什麼道理，說不定他們雇娘姨的人是要這樣常常換的吧，太約舊的東西總沒有新的好吧，一舊了又換換吧，因為那裏是坐得這麼多！可是阿金是想做乳娘的，那曉得到了這裏兩月來了，可是沒有一個人來問，真糟糕，奶是回得一點也沒有了！立刻就做個娘姨，可是都不能，因為更沒有一個人來過問。

「上海怎麼是這樣的，難道他們都是自己做的吧？」阿金這樣想。可是事實上並不這樣，因為人是多了的緣故，你都知知道從農村跑到都市來，難道她們就不知道的？總之，破了產的農村，是不許你在那裏久停，不管你是男是女！

人家不來雇你只好坐薦頭，阿金也只有坐在這裏等着主顧們，因為她們已成了商品。

她——阿金——只有坐在這裏，眼看馬路上的人，走過來走過去。

「他們真忙啦，整日走到夜，夜還要走到天明，他們真忙啦！」阿金悽悽地坐在這裏悲哀地想着。

一九三四，六，廿四於開北之破樓中

私生子

三郎

影霞是胖了，她自己曉得很清楚，就是她的朋友們都說她胖得白白的。臉兒多麼美麗的呵。可是，她一生祇有的怪現象，腹部漸漸地澎漲起來，是的，她曉得懷了胎哪。

腹里的一塊，是她和刁麟從友誼跑進愛情的關係底結晶品。她很明白，因為她愛他，所以違背了一切，忘掉了怖恐，跟了他。她沒想到有這一天的麻煩呵。

他窮，在官廳幹五十塊錢一月的小職員。養自己，還要養老母；每個月都不夠化的。可是，他是勇敢的，有學識的時代青年，那迷惑女性的眼睛，把她青春的火燒得熱烘烘的。

幾個月以前，還沒有十分變態時，她依然地繼續上學堂去的。一天一天的過來，越是疲倦的。心情多麼煩亂，腦袋昏暈地。跑路總是沒氣力的，上樓梯差不多要顛倒下來的樣子。這樣，她告了病假，悄悄地躲在和兩個女朋友同住的家里。

同住的兩個女朋友都替她着急。「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還是和劉先生商量吧。」

有時，在她的兩個女朋友離開了她上課去，獨是她個人在家里的時候，她感着

這世界多麼悲痛的，不幸的。想到故鄉祈望着她好好地畢業歸來的老母。白髮的，龍鍾的臉上，多淒涼的哪。

「媽媽該不會知道我現在的苦吧，不然，她一定會傷心的。」

她想起了一切，泉湧的水也似的淚奔出她的眼眶來。獨個兒哭得很可憐的。沒有人安慰她，雖然她的愛人刁麟天天的晚上跑來一趟過了以後，她的心總是死去的，寂寞的。或者是女朋友來幫她的忙，安慰她，却也不能夠消殺她的悲痛呵。

醫生告訴他，胎兒快要產了，還是入醫院比較好點的。

她的心像有銳利的刀在割一般痛着，第一遭的懷胎怪苦的哪。這時，她希望在鄉村里的媽媽來看她，寬恕了她的罪哪。那一天晚上，刁麟匆匆地跑進她的房子里；輕輕地撫着她蓬亂的頭髮；沉默的眼睛逗留在她蒼白的臉上。

「不要整天的哭呵！多哭會壞了身體。」

她享受着這樣溫柔，安慰她，她想興奮地笑。可是，肚子里却痛癢癢的。終之，她咽咽地哭了。

「哥哥！痛得很呵。」

輾轉地，臉兒變得青色的，把他驚起

來。她悲切地哭。同住的女朋友從外面跑進來。「影霞！怎麼了。」她們輕輕地撫着她，一邊說：「劉先生，還是趕快送進醫院去吧，多攔日子會危險的。」

他沉默地，垂着頭。

「好的，明天早上我送她進醫院去。」

他拿了呢帽子便跑，還安慰她說：「好好地靜養吧，我明天準來的。」

兩位小姐幫忙她！「

「啾啾的皮鞋聲在樓梯間響着，漸漸地；消逝下去了。」

黑的夜，沒有一點兒光明的，雖然疏疏地躲着幾粒疏星在深藍色的天空，却依然是淒涼的。

宇宙上的一切都在黑暗的罎籠里，這

悄悄地在夜裏，該會有許多許多不幸的人們在流淚，在挨着可怕的壓制，刺着高高的天空。

她，斜斜地，在床裏，天呵！爲什麼要產呢？

她想，她入醫院，只讓她受罪呵！……

她想起媽媽教訓……

「你的媽媽要氣死我呀。」

「哭著。在這黑暗的夜給

「多麼的心痛呵！快點兒黎明吧。」

「這樣祈禱

「缺半個也不能夠，這是最少數的。」

他沒辦法地，把昨夜辛辛苦苦到許多朋友里借來的錢繳交了。心痛地，氣氣地跳出了病房，跑進她的病房去。

三等病房多麼醜陋的，小小的房間却放四張帆布床。一陣一陣酸臭的氣溜進他的胸懷里。

「影！不要緊，因爲沒有辦法方帶你

「影霞，我已預備了一切的，到醫院去吧。」

「微笑地。可是，她差不多流出快樂的淚來。」

「不要多說吧！」

「笑，美感的。」

「汽車迅速地載着他和她駛進產科醫院。」

「我把她安放在三等病房里，安慰她說。」

「我把袋里的錢盡量地拿出來。」

「先交二十五塊，一半。」

「那胖頭胖腦的辦事員對他說。」

「三等病房該不會這樣多吧！」

他懷疑地。

熱天要風涼，請穿

翻領裝！

大反領襯衫 一元三角半·兒童一元

黃斜紋短褲 一元半·兒童一元

黃斜長褲·二元二角半

ABC 中國內衣公司

上海南京路·全國經售



認明商標·方不上當

愛克司光

描寫社會的罪惡 拆穿人生的險奧
片長六十萬尺 不日公開放映

主演 陸劍影 陳秋蘭 蕭崗
導演 沈天聲

藝海影業公司出品

進這麼的地方來呵。」

他是曉得這麼的地方會壞身體的。

「你好好地靜養着。我還要上工去呵

。」

這麼樣，他離開她，她的心理感着多

麼悲痛的哪。

x x x

過了一個下午，她的腹子里的東西像在翻跟斗一樣，差不多要殺她的命似的，痛着。臉兒青色的，黃色的。她咬緊牙根。

「呵！我的刁麟呵。」

這麼樣，她昏暈了，沒掉知覺。

她腹里的東西溜出來，她的身體輕鬆了，減少了痛苦。

「危險期過了。」醫生說。看護婦抱着她的兒子。

「抱過來，姐姐，我的孩子哪。」

她看着小生命的靈敏的小眼睛，微笑着。

刁麟放工來，曉得她產了，多高興呀！

「好了一些兒吧！影霞。」

他接着她的懷抱里的兒子過來。

「這很像我。」他笑。

「不！他很像我呵。」她也笑了。

三天以後，她跟着他出了產科醫院。

可是，她心痛地，終是失掉了自己的兒子。

「還是歸我們養好哪。」

她懺悔地望着他。

「錢呢？這回多困難的呵。」

「錢呵！……」

她氣着，瞅着他的眼睛。

一九三四，四，廿九日上海

公園側

鄭劍平

季節是春天，毛毛雨的春天。

一絲一忽的毛毛雨，經過了馬路兩旁

的行人路的護路的樺樹槐樹之類的，滴了

下來，已經變成了有荳般大小。滴到臉上

，或滴到頸子裏，雖然沒像冬雨般的冷冰

冰，可是怪痕怪癢的也不大好過。可憐的

她，是在這公園之側的黑暗小道上，拖着

了個疲倦的身體，在徘徊着，徘徊着。

在徘徊着，這是她每晚的功課，這是

她下一日的糧食的獲得。正因為如此，却

無論是寒冷的冬，或這梅雨的春，她也是

這般的在徘徊着。

自從她的丈夫死掉了，而且工廠織紗

的小工作，也給年紀輕一點的女工奪了去

後，她又補了一年多的破衣裳，而也給巡

警欺負得有苦無路訴，因此這半隻飯碗也

給破了。還有她永不能忘記的一天，那就

是這萬惡的生活的扁担，竟也把她的大孩

子生生地壓死了。她在這變動以後，她甚

麼也明白了，甚麼也曉得了。因此她便想

改嫁，但又恐怕給人家騙了，而且自己的

年紀也不少。再，她又很不情願靠了男人

吃飯，因此……

因此，有一晚，就是她的大孩子死後

的足一個月的一晚，是已經餓了一整天

了的一晚，而小兒子也病得怪利害的一晚

，她是落應了她的一個靠鄰的賣皮肉作生

涯的婦人的話，而跟着她也走上這一條路

，這一條「公園側」的路來了。她并不情

願，可是她沒辦法，爲了她，爲了小兒子

，她只有走上這一條路才可以克服了她的

生活。

她出來了，公園側，徘徊，徘徊。

果然，爲了是第一次出貨，所以在深

夜回家的時候，他是得着兩塊錢的代價。

雖然她是覺得這是非人的生活，雖然她是

覺得她的下部是怪刺痛的，而她也得幹，

決心地幹，爲了這一些臭銅錢。她拿了拾

個雙角子，那出賣了肉體出賣了靈魂換回

來的十個雙角子，放到她的小兒子的瘦削

的臉頰上，心裏怪難過的，滴下了淚來。

第二天，她想死，她想自殺。

但是，當她想回到了她爲的什麼要幹

這種生涯時，她是諒解了。可不是嗎？反

正自己死了，也算不得一會事，有那一個

人會替你滴一點同情淚，反正不是一樣嗎

？算了吧！算了吧！只要養大了小孩子會

替自己出了這鳥氣的！算了！算了！於是

，這第三天的晚上，她又是依樣葫蘆地幹

下去了。於是，她便從此相安下去了，雖

然每晚都飽吃了痛苦回來，雖然有時也給

警察抓了去罰坐了幾天牢子。可是漸漸地

漸漸地總算給她混熟了，混熟了！

這樣的一晚以後，無論是春天，無論

是秋天；無論是炎熱，無論是冰冷，無論

是下雨，無論是括風，她爲了她的理想，

她爲了生活的督促，她不得不繼續着下

去。她得忍耐着痛苦，她得忍耐着恥辱，

去賣掉她的晚間，而換來了她和她的小兒子的日閒。

冬天的寒冷是永不好過的，但梅雨的春天也不很容易捱的呀！

吱……滴……答！

梅雨鑽過了樹枝樹葉，便落在她的枯枯的頭髮上，發出了一些怪難聽的聲音。而她，她還是不覺得，也許是她不暇理會，她只徘徊着，徘徊着。

嘴吧閉着，從鼻孔裏透出了一股嘆息，像是這樣地說：

「唉！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了！……」

張開了嘴吧，低低地嘆了一句：

「無論什麼？無論什麼的事業！」

從她旁邊擦過的男人們，以前總會很鬼感地向她瞟上兩眼，甚至向她搭訕着講話，或者議論這一晚的代價。可是，現在的男人都像忙上了許多似的，都像在逃避甚麼似的，匆匆地走過，只剩回了一些些的風，在兜着她開着天大的玩笑；就算是有一些疲勞了一整天的工人，想找一個來洩洩氣的，也就沒走向她的身邊了。從前是一塊錢左右一晚的，現在可勿想了，你拿了人家一個雙角子的，也還要找回給四個銅仙。——差不多像規定一般的「二毫找四」。

吱……滴……答！

她的衣裳給濕了一半了，她的臉上勉強擦上的鉛粉，早已跟着雨水離開了她而回到娘家去了。她的心是怪難過的。她不是像一些野貓的爲了滿足性生活，爲了快活，而很樂意的；而她是，她是給生活扁擔壓至翻不了身的呵！她這樣的犧牲，看一半是爲了她的小兒子的呵。她的小兒子，今年已六足歲了，已經是很聰明地跑路思索了，而且已經會騙人家的東西吃了。

「唉！窮人家的小孩子，那會養得出息呵！她常常在自怨自艾的嘆息，對着她的同伴，對着她的兒子，對着任何人，她也一樣地難過的說着這番反覆的說話。可不是嗎？口裏還常在愁沒有東西塞進去，何況是那些什麼媽的智識嗎？梅雨下得大了，她仍得在徘徊着，等待着，等待着她的僱主的到來。爲了她也是一天也沒得食了呀，她雖然不餓，可不是她的小兒子可捱不上。……」

嗚……

一點白光噴出了這可怕的聲音，從遠而近了。她們都會意到了這是甚麼？因爲她們都混熟了。她們都急促地，不管下雨，不管什麼天大事情的，她們也得躲避。可是你女人家的腿子，可怎比得上那東西的兩個輪子快。於是，那東西來了，上面

駝着一個人，一個穿着得很整齊很威風的人，他會用那响亮的喉咕，叫：

「別走！你們這些是冥頑不靈的『車貨』！」

跟着還來了一班很漂亮的人，拿了繩子，很有準備地把她們未走得脫的都繫了起來。她也給繫了，沒作聲，大家都沒作聲，可是大家的心裏：

「他媽的娘，你們也是爲了食飯而工作，我們也是爲了兩口飯的，何以你們會把我們捕捉了去領功呢？他媽的娘，丟你娘的！」

風刮在樹上，响着聲音，送着她們蹣跚的影子。

一九三四，五，十一於廣州

現代一般青年之心理

(自怨)

終日無心 Study.

一心回家去 Marry.

人生本是 To Play.

何必成天 Unhappy.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傅紅蓼

在中國，要想預備替青年們介紹一本關於自己底，比較有系統而又不簡陋的新文學史，簡直會使人感到十三分的困難；有之又只是些不大使人滿意地而已！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壇裏沒有這樣人才；却是因為沒有這樣耐心的作者，肯把時間和工夫，費用到這上頭去。大家都被生活網縛着了，誰也沒感覺到。

最近，在報紙小新聞裏發現介紹一本『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的新聞，爲了這書名很合於我最近所感到的須要，因之馬上買而且拋開了一切所要做的事，在卅六個鐘頭內，把一冊厚有四百九十餘頁的所謂『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口氣給讀完了。讀完了，讀完了感到些什麼呢？結果又是一個失望！因之我想寫一些關於該書底話，同時也想說一些關於文學史底話。

該書是出版於一九三三年九月。編著者是山西省立教育學院的教授王哲甫先生，出版地點是北平。可是在上海發現這本書時，却在一九三四年五月，這一點不能不使人感到中國交通的不便，連讀書都也受到困難；同時出版界對於各地出版物的不流通，也是文化衰落的一個大原因吧！

全書共分十章，除了一，二，三，三章，作者會不大充份地參加了一些自己底意見和議論外，其餘的七章，都是一些現成的，而又不大整齊的新文學史料。此書的開始，是由民國五六年時起，而止於民國廿二年上半年季。前者似乎比較記得略詳，後者却完全是一種附帶性質了。作者大概也是一位五四時代的醉心者，可惜却沒有繼續他醉心的精神，所以在現在的我們眼光看來，作者仍然是一個新時代中的舊思想者。

爲了作者是一個新時代中的舊思想者的原因，所以他對於新文學底見解，始終是那樣徬徨的，甚或可以說是錯誤的。在第一章「甚麼是文學」裏，作者說：「……然而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也不容易劃出一道鴻溝來，很精確的區分牠們。在新文學運動初期，有一般人以爲白話文便是新文學，文言文便是舊文學。」接着他又說：「却不知道白話文的作品中，固然有許多是可以稱做新文學的，然而不一定是新文學，活文學。」僅僅在這幾句話中，很明白地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所謂新文學是怎樣地誤解了。他把胡適底論白話一篇文章，持來判別新舊文學，淺薄得簡直會令人驚奇！作者更舉出許多書例，如詩經等，認爲是新文學，同時把白話文的小說如九尾龜類，引爲白話文裏也有非新文學的鐵證，錯誤得簡直不能容忍。作者完全沒瞭解文學革命後的用白話的真意義，同時所謂新文學裏底一種形式學技巧，和牠底使命及精神；却頗來倒去地困在白話文言的辯論之中，而專門注意於文學底歷史價值，且硬判斷了有價值的歷史文學，便是新文學。這完全是作者一種思想上矛盾的暴露，同時對於新舊時代留戀的猶豫，似乎我們說他是一個新時代中的舊思想者，並不十分過份了。在第一章裏，作者更引了許多五四文學革命時代作家論文，結果和自己底言論，却完全矛盾，可見作者是怎樣地大意了。

第二章「新文運動之原因」，作者是分作兩種記載：一是遠因，二是近因。遠因中有（甲）民間文學的演進。（乙）佛教之傳入。（丙）海禁開放後外來之刺激。（丁）廢除科舉。近因中有（甲）西洋文化之輸入。（乙）國語統一運動。（丙）

(留洋生的派遣。(丁)外國書籍之翻譯。(戊)報章雜誌之盛興。(己)政治革命之影響等。各段裏除了所舉論稍嫌過於簡單之外，其錯誤處在遠因中有「佛教之傳入」一段。作者說佛教有功於新文學運動，不特錯誤得不堪原諒，簡直完全是封建思想的作祟。佛教傳入，說是和中國文學史有關則可，指與新文學有關，未免是一個大笑話。這也完全是作者不十分瞭解新文學的原因。在近因中所舉各端，但歸根總結說，却完全是政治黑暗的影響，而作者却對政治影響，並不引為重要原因之一，可見作者對於新文學底精神及工效的忽視。

第三章「新文學革命運動之經過」。作者並未說出一個詳細原因來，只輕輕地用一句「物極必反」來概括中國新文學的爆發，未免對於新文學底價值太於忽略。

除了這三章之外，其餘七章，都是一些事實底記載，完全是從五四運動說起，雖然不詳，但預備給未曾懂得中國新文學情形的青年看，總也還敷衍得過去。

各章裏雖然錯誤也有，但究竟並無多大妨礙。我覺得作者並不十分充分瞭解新文學底人，而其所以會動念來編這本「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者，完全為作者曾在山西教育學院講學的原因，眼見得那許多親手所編的講義，擲之又覺可惜，便彙集成書，印成單行本。所以我覺得教授們底講義，是不是值得印成單行本，預備作史料讀，却完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尤其關於文學這一方面的。希望熱心於文學底，能提出妥善的討論！

我以為文學史這類書，不但須要着詳盡的事實，而且對於某個時代底文學革命底精神及情緒，更須要有力地收到書頁上面去，使當時那種革命熱烈的情緒，能跳躍在讀者們底眼前，那才負所謂歷史底真價值。

此外，編著文學史者，最好更要避免對於文學意見底發揮，以免使讀者茫無所從，必須完全地，以客觀的態度，從事於歷史的登載，在中國，眼前似很需要着這樣的一部文學史呢！（此文倉卒寫成，容有暇當另文詳論。）

預定千秋半月刊全年

連郵計洋貳元

按期提前寄出

贈加
蔣芷芬女士

畫扇一頁可加上款不取分文

上海卡德路郵局
南一五三弄四號

千秋出版社

寶蓮姑娘

周樂山

曾宏毅住在N城的S街已經有三年了，住客轉徙無定的S街，一住下就是三年的曾宏毅，算是久居者。

他是一個因革命立了功，而做着縣知事的，他做官也做得頗長久，後來因為中風，患上偏枯的病來，從此成爲一個殘廢者了。

他自從殘廢之後，官也不能做了，帶着他的愛妾寶蓮退隱在家裏。

他的太太，是早已在八年前就死去了的，那時他正在下縣做知事，太太死後，寂寞無聊，於是有一位紳士，把他一個十八歲的婢女寶蓮送給了他。

那時他正是四十歲！

自寶蓮嫁給他後，他始終沒有續娶的意思，就把寶蓮作了正式的妻子。

寶蓮嫁給曾宏毅，也有一段因緣的：

寶蓮到那位紳士家裏去做婢女時，才有十一歲，因為她的父親就是那位紳士的佃戶，爲了他的父親好賭錢的原故欠下了三年的租金，無法償還，乃將自己唯一的女兒寶蓮送給那位紳士，作爲抵償。

寶蓮底早熟，是頗引起那位紳士家裏人底注意的。

寶蓮到十四歲時，面部一天天的丰潤，胸部乳房聳得高高的臀部，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更加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真是特別的愛嬌！

在夏天，尤其顯得特別的美！

就是寶蓮十四歲的那年的夏季。

有那一天，那位紳士底太太回娘家去了，寶蓮一個人在天井裏洗衣服，那位送太太出了村莊而偷回來的紳士，踱進了家門，躺在房裏的藤椅上，曼聲地叫着：

寶蓮來！

第十七期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開獎日期

凡懸掛獎券辦事處之藍地白字標識

售券處

行發處事務券獎建設路公交航府政民國

號九三三八一第路多電海上

寶蓮垂着兩隻濕手，走進來：

——什麼事，老爺？

——你過來，我和你說。

——是不是要茶？

寶蓮遲疑地沒有走過去。

那位紳士急起來了。

——來，你過來，我和你說要緊的話。

寶蓮走過去時，她的手突然地被那位紳士握着了。

這時寶蓮的臉，已紅到了耳根，顫聲地說：

——老……爺……規矩點！……

……

那位紳士沒有答她的話，野獸般的將她抱在膝上，在她胸部亂摸！

她正當青春發動的時期，性慾正在強烈地衝動，那經得那位紳士的直接的挑撥，待至她的青布褲子被那紳士褪到地下時，她已無抵抗的讓那紳士發揮他的獸慾了，……

那時正是中午，太陽的光射進房裏來，窗外槐樹的影子，映在她底雪白的裸體上，她正躺在籐椅上，縴着眉頭受那紳士的摧殘！

二

寶蓮的貞操，自被那紳士破了以後，愈顯着少婦的美。

她和那紳士的祕密生活，過得並不長久的。

有一夜，那位紳士底太太，睡到半夜時，被門外的狗叫醒了，床上不見了那紳士的踪影，房門是虛掩着的，她走了出來，聽見對過房裏她的丈夫在輕輕地和寶蓮說話：

——老爺什麼時候我倆能夠天亮？

——她死了以後。

——那要等待二三十年，我等不了。

——唔……

——我這幾天吃不下飯呢，恐怕是有了……

——那是你的造化。

——怎麼？

——我正式娶你做姨太太。

——恐怕你那個老的不肯！

——不肯，有我！……

紳士太太那時忍不住了，他闖進了房裏去。

——好，你們在商量謀害我，把我打死了去！……

那時寶蓮嚇得跪在地上，赤條條的在那兒戰慄，那紳士是

乘紛亂時跑了出去。

紳士太太指着寶蓮的臉罵道：

——賤人！你要謀害我，乘早！我在這裏等着，唉，天

呀！

太太底哭聲震動了屋瓦，鬧了一夜。

後來還是那紳士，跪在地上求饒，答應即日把寶蓮嫁了出

去。

直到寶蓮被太太打得連告饒都說不出了時，太太也倦了，

方回裏房睡去。

那時東方已現着魚白色。

第二天，太太還是筆直地躺在床上，不肯起來吃飯，說是預備生生地餓死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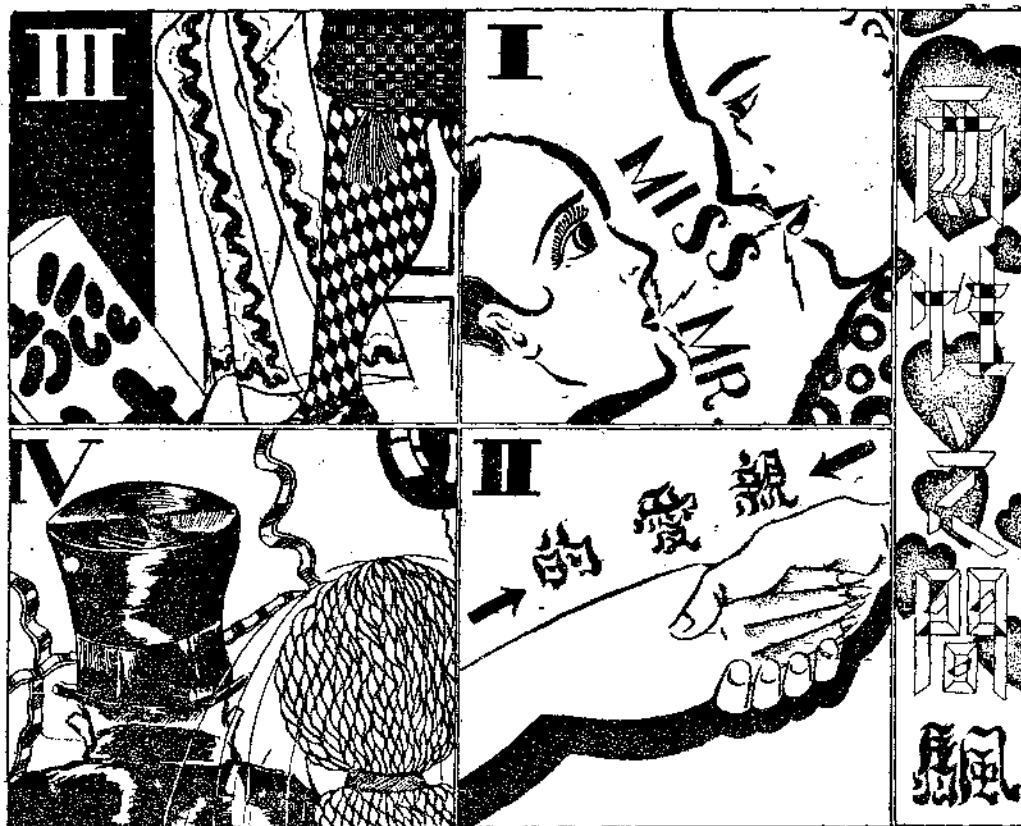
那位紳士正是急得走頭無路，背着兩手在堂前踱來踱去，忽然會知事的影子，在他腦中晃了一晃，他想着一條出路了：曾知事新死了太太，我前天見他時，他和我談起他悼亡期

請注意上期
大懸賞



歡迎投稿

來稿直接寄上海南京路慈昌里卅九號
忠 彪 廣 告 社



女畫師丁耐雪任繪本欄漫畫稿件收到於下期刊出
中凡
丁影女士鑒耐雪女士擬與女士共同研究漫畫來函
請寄敝處
中凡

高木畫例

高木君字春叔，已故杭縣金石名書畫家 邕之先生哲嗣也，家學淵源，斐聲藝苑，生平不輕易下筆，先生客居南洋，近因回杭經滬，為海上各名畫家一再挽留，故在申僅擬作小勾留，為應愛好 高君藝術諸君子之請，計潤列於后：

- 一， 尺頁 每尺六元，逾尺雖不滿二尺亦須按二尺計算，以次類推。
 - 二， 屏條 每尺六元，以次類推。
 - 三， 中堂 每尺十元，以次類推。
- 如聲明由千秋漫畫介紹，得享八折優待。
茲訂不畫例數則，略示限制。
- 一， 劣紙不應
 - 二， 點景不應
 - 三， 約期不應
 - 四， 餽物不應
 - 五， 賜宴不應
 - 六， 急催不應
 - 七， 潤不先惠不應

收件處如左

四川路，大晚報胡忠飄先生，北河南路，上海美術公司倪綱賢先生，江西路，漢彌登大廈二樓二二四號全國漫畫會凌家佑先生，廣東路，一百七十號吳永昌先生，忠彪廣告公司或千秋出版社均可代收。
高君現寄寓蒲石路一八八號



私立忠彪圖畫學校招生

怎樣排除苦悶
如何調劑生活

繪畫是排除苦悶調劑生活的一味良藥藉以謀生更較其他事業為高尚因此社會人士有志學畫的不在少數但是捷徑難得遂致失望者居多本校有鑒於斯特創設函授學校以科學方法能於最短期間保證成功以極低代價能得高尚之藝術地址南京路慈昌里卅九號

精詳章備索
附郵四分

寄即



中的傷感，和寂寞無聊。

曾知事待我雖然頗好！但是我前天向他要糧櫃的職務，他答應得頗含糊，……這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麼？

那位紳士於是就把寶蓮打扮得頗整齊的，預備用一頂小轎，將她送進縣公署去。

轎子在門口等待了許久，還不見寶蓮出來。因為寶蓮在裏面哭着不肯出來，說：

——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那位紳士勸着無效，最後說：

——那裏當然比我家裏好，並且……我也可得點好處……

寶蓮嫁給曾知事的第四天，那位紳士就添補了那縣中唯一的肥缺糧櫃的職務。

三

寶蓮嫁給曾宏毅，自然又是入了另一種的境地，地位的高貴，生活的舒適，自然無疑的令她十分滿意；尤其是中年底曾宏毅，久曠之後，性慾的強烈；使早熟的寶蓮忘了一切的。

她對於眼前地位的高貴，生活的舒適，性慾的滿足，忘記了已往的情人，忘記了過去的一切。

曾宏毅對她也十分的滿意；因為她不但媚得迷人，嫁給他後七個月還生了一個男孩子，樂得宏毅直跳，他是沒有做過父親的。

寶蓮嫁給曾宏毅的第三年，在一個盛夏底晚上，天氣十分的悶人！她和宏毅在花園裏乘涼，那時她坐在宏毅的膝上，園裏靜悄悄地沒有別一個人。

漸漸的，宏毅的酒氣喝的有九分醉了，他就是這麼在月光

底下和寶蓮裸抱着睡着了。

宏毅是患着肥胖病的，被那一夜涼風的襲擊，他患下偏枯的病來。

他於是辭職回到了N城。

四

從此曾宏毅是一個殘廢者了！他走路以及各種動作，都需要別人來扶持他。

但是，他除偏枯外，一切都感着滿足，有了多量的金錢，有了美貌的愛妾！

不過寶蓮欲從此煩悶了；雖然宏毅有多量的金錢供她揮霍，對於至病半死不活的宏毅，感着異常的不滿！

殘廢了的宏毅，對於性慾的銳減，那是當然的事實；她對這個殘廢者有什麼辦法呢？有時她被青春的力燃燒着，致終夜的不能睡覺，和她同睡的宏毅乃等於半個死人，有時弄到沒有辦法時，也會換過一種方式，無須宏毅動作的。

但結果，她是感着失望，無聊，對方力底消失，弱者的殘喘，都使她感着伴着死人一般！

N城是K省時髦的中心，寶蓮自搬到N城來後，她的裝束也極力講究着時髦，而S街的高興發成衣店又是時髦衣服的出產所。

高興發成衣店的老板高興發，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他在上海一家成衣店學着了許多時髦的藝技後，於是跑回N城來，開設這成衣店，許多時髦的女人，都是請他作衣服的。

寶蓮的衣服，也是由他作的。

高興發，他刷得頭髮極其光亮，穿着漂亮的嗶嘰西裝，他是異乎一般尋常底裁縫的。

五

他替寶蓮作衣服，不祇一兩次了。

有一次，他替寶蓮作一件狐皮旗袍；他爲慎重起見，自己來動手，就在會公館裏工作着。

那時是初冬，中午的太陽，曬在人身上，覺得暖洋洋的，萬興發在堂前工作着，將一塊塊的狐皮拼湊起來。

寶蓮伏在桌旁閒看，她那天穿得特別的愛嬌，粉紅的旗袍，加上一件青色的馬甲，肉色的絲襪，穿得十分的停勻，套在絳色底絲絨拖鞋裏，越顯着足部的美！

——你的衣服做的真好，別的成分匠做的衣服都不合身，你看這件馬甲做的多好！

她挺着胸給萬興發看，眼睛斜睨着他。

他有點迷醉了！他跑了過去，用尺在她的胸部量着，他乘此撫摸她的胸部：

——你看，囉，那兒稍微寬了一點。

——是……呢……

她頹然的坐在椅子上，讓興發在胸部撫弄，……

她閉着眼在那一剎那中陶醉！……

待至宏毅在房裏叫着：

——寶蓮來，來一來呵，我要喝茶！

沒有人答應。

他又叫着：

——寶蓮到那兒去了呢？我要喝茶。

她才在窗下應了一聲：

——茶麼？熱的要待燒去，只有冷的了。

宏毅又咕嚕的自言自語着。

六

寶蓮底那件狐皮旗袍，十天還沒有作成功，萬興發也忙得店裏也不常去了。

宏毅的病，因氣喘之故，日見其沉重，有時會被疾閉的暈了過去。

有一夜，下着特大的雨，N城異常的寂靜，不但是S街的萬興發赴寶蓮的約，冒雨的跑到會公館去，寶蓮穿着一個背心，和一條短褲，四肢是全裸露的，坐在燈下等候他。

興發走到階前，在窗下用手指敲了三下。寶蓮欣然的走出去把門開了。

——我怕你不來了。

——我怎麼不來，我也想得難過呢，來早了，怕那S街的人看見。

——全天下雨正好，S街上沒有人來往。

——那最好，惟願老天下天下雨。

——那不是麼！

——嘻嘻……嘻嘻……

——我們就在這房裏？

——就在這房裏。

——我怕那老鬼……

——怕什麼？有我！

她被慾火燃燒着，眼睛裏露出兇光來！

那時會宏毅剛剛被疲閉的暈過去了許久，方才醒了轉來，聽見有貓兒舐吃殘菜的聲音「唧……唧……」的繼續不斷的響着。

他自病了以後，是不能轉側的，他正在向裏面側睡着，他

叫着說：

——寶蓮，喂，有貓偷菜吃呢。

——喂，有貓偷菜吃呢！

那兩個乳白色底輪廓，正在急驟地顫動着，沒有聽見他的話。

七

從那夜以後，S街萬興發成衣店，真是出乎意料的特別『

長夜交響曲

黑嬰

大月亮銀盤子似地從工廠的腦袋後邊爬起來，長烟筒給染白了；噴着煤烟，一直往上冒。在寒風裏，這兒是那樣的寂寞呵！

機器在吼着。黃淡的電燈下面，一排女工。吳三妹的旁邊是年輕的亞鳳；沒血色的臉子，沒神的眼珠子，沒勁兒的身子；這被機器壓榨下的少女呵！可是她永遠微笑着；那麼可愛的亞鳳拚命地工作着，她要養活斷了胳膊的父親，和十八歲的弟弟。

弟弟小陳在大都會裏遊盪着。那麼沒挂慮地，快活地，在馬路上，賣夜報的劉四子正張大喉管高喊着，碰見了，他便

『喂，什麼時候我跟你賣報去吧。』

那麼地，可是劉四子沒多空兒跟他說話，追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那兒兜生意去了。

抹了厚粉，塗了紅胭脂的賣淫的女人在每一個路燈柱下站着，笑開了的嘴吧，做出來的風騷，向過路的獨身男子勾引。

好月亮啦！小陳心裏想。走過她們身邊便給她們說兩句話

興發』起來，改造為洋式的店面了。

那洋式店面落成的那一天，萬興發成衣店正是賀客盈門的當兒，會宏毅的疾閉得特別厲害。暈過去了三次，到第三次時，他暈過去永久的是不回來了。

當他第二次醒過來時，他緊緊地捏着寶蓮的手說：

——你可憐，我對你不起，害得你今後一個人過活！

兒：那麼一個浮浪的少年玩倦了便哼着調子把月亮扔在後邊回家去了。

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小陳瞧見前面不遠有個人一拐一拐地走。走呀走的那黑影子倒啦！便奔上去，扶起來，在月光下一看：原來是父親呢。

喝得爛醉的斷了條胳膊的中年人，喃喃地。

走完這石子路，拐个左角兒，便是家。

一倒下便咕咕地睡了。自從成了廢人以來他是這樣生活着的：喝酒，咒咀。沒多久以前人家都說他好；可是現在沒有人不怕他，他是那麼無情，殘忍呵！

等到小陳也醒了的時候，月亮已經快跌落地平線下去啦。

機器在吼着；亞鳳幾乎支持不下了，她是那麼的疲乏呵！

然而她仍得受下去。吳三妹說：

『亞鳳，今兒發工錢哩。』

……汽笛子吼了一聲兒，東方天角上，發亮啦。

王工頭兒站在廠門口，笑着。長蛇陣似地，女工們提着小籃子出來啦。外面是刺骨的北風，樹葉子早脫落了，冷靜的馬

路，冷靜的田野。

亞鳳跟着吳三妹一齊走出來。瞧見她，王工頭兒便攔着路。嘻嘻地，真不要臉的東西哪！

「我陪你回家去好不好？亞鳳！」

她不回答，推開他便跑。他想跟上去，可是幾個人剛剛走來了，睜大眼睛對着他。

在三叉路上和吳三妹分了手。獨自地，疲乏地，在田野的小路上走。

家呵！回家去呵！

抬起她的腦袋瞧瞧灰色的天，有着深切的，熱烈的情緒在她的心窩裏；工廠的汽笛子又叫了，一羣出賣氣力的人又湧進去。對於自家兒的生活，一點怨歎也沒有，父親的殘忍，忍受着。——亞鳳就是這麼地生活下去，她那兒敢去想那渺茫的將來呢？

想着，想着！快近家的時候她發現了弟弟。一把拉了姐姐的手，他說：

「我等你呀，鳳姐。」

「爸不在家？」

關心地，亞鳳沒有忘却斷了條胳膊的爸爸。小陳點了點頭。拉着手兒一仝走着。

二

甜蜜地，亞鳳睡着。冬天的陽光晒在她的臉上；唇邊的微笑，劍一般的秀眉，溫和地，愉快地。

酒的氣氛已經沒了。父親睜開惺忪的眼，掀開被頭；他的肚子空洞洞地，餓啦。小陳早走了，瞧瞧亞鳳，閉着眼珠子，那麼馴服地，像隻小鳥兒。走去打開鍋蓋，一點子東西也沒的。便用衫袖揩了揩嘴角的涎沫。掉過腦袋，窗口那兒的白貓口

裏含着一塊肉，咪咪地叫着；一剎那便不見了。

「亞鳳！亞鳳！」

女兒仍舊那麼溫甜地睡在冬天的陽光下。他一連叫了幾聲，沒回答。心火又燒着啦，跑過去，沒斷的那隻手把亞鳳用力地推着。

猛地醒過來。父親的臉子正對着自家呵。

「爸！」

「怎麼飯也不燒？好懶呀，睡到此刻還不起身？」

嘶啞地，他大聲地說。

亞鳳忙爬起來。日子還是正午。但她忙着燒飯；米完了，沒出去買。頭髮稍稍理了一會兒，便開門出去。然而父親喝住她。

「買米去呢，爸。」

她軟弱地告訴他。

「買米？你不曉得老子肚餓麼？」

走過來就是一個耳光，一陣血紅，亞鳳倒在門邊，眼淚一

串晶珠似地流下來了。

小陳恰好回家來啦。看見父親正想用腳去踢姐姐，很快地擋住他：

「你再動腳我可……」

圓圓的眼珠瞪着，憤怒地，對着父親。

「什麼？你要管起老子來了？」

一拳揮過來，小陳躺開了。亞鳳爬起身，顫抖的聲音喊着，她拉開了弟弟。

父親把亞鳳的錢拿去了。挺着胸子走啦！

撫着姐姐的傷痕，小陳的心痛哪。默默地，亞鳳淌着淚。小陳覺得她是多麼可憐呵，自家兒今年十八歲啦，怎麼不幫幫

她呢？拍拍胸子；瞧瞧胳膊，胳膊那兒有栗子肉哪！找工作去！他對亞鳳說了。

亞鳳感激地緊握着他的手。

三

酒的氣息。酒的……

這小館子裏，那麼多的人呵！笑的浪，說話的聲音，鬧着，鬧着，喝着賤價的酒，酒……

老是孤獨地，一聲也不響地，坐在角落裏；喝着，一碗再一碗，腦袋跟着沉重起來啦。他想着自家兒的前途，滿佈着荆棘的前途呵，他祇有一隻手，他缺乏力量！於是陰慘地笑了，呷着酒，呷着。

許多人在談，在笑；可是斷了條胳膊的人是沉默地。

那天兒，驟地聲兒胳膊斷了，紅的血，紅的……他會大聲地喊過。廠主給他五十塊錢醫治費便攆開他；他大聲地咀咒過。然而這些聲音弱得像蚊蟲的嗡嗡，沒誰擊過耳朵來聽他。

那過去的血痕實在不敢想呀！一想起便恨不得持把刀子去砍死那些人！

腦袋伏在桌板上。

沒一會兒，王工頭兒來了。拍了拍他的背，抬起腦袋來，站在自家面前的是王工頭兒的好滑的臉子。

「怎麼哪，老王？」

「喝酒來的。你像醉了呢，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回家？咳嗽，回家幹麼呀？」

「家裏不是有亞鳳的嗎？——咳，她真美麗呢！」

王工頭兒坐下來了。他對亞鳳讚揚了許多話。這却使做父親的想到今兒打過她。有點兒後悔啦，回去吧，回去向女兒賠罪去。她會做工，她養活自家，而且，王工頭兒又說了這麼許

多話。

和王工頭兒一起出了酒店的門。

回到家，亞鳳剛打算上工去。王工頭兒就：

「亞鳳，我陪你一同走。」

他說着。瞧見小陳，又說：

「你好好地看住你的爸，他醉啦！」

跟着亞鳳走了。

四

帶了顆赤熱的心，一早便走向工廠去啦。定會找到工作的，心裏這麼地想，小陳笑啦。

問了一家，二家，三……

日頭走向西邊去了。失望的，他坐在大原野裏。

「我不懂這道理！」

自家兒喃喃地。十八歲的結實的身子，怎麼沒人看得起呵！他會做工，他有力；但是，怎麼沒人愛他呵！

那邊兒的小河畔，吳三妹在洗衣服。瞧見了，舉起手搖了搖，小陳走去了。

「好久不來我家了哪，三妹。」

他蹲下來，在她的背後。

「是啦，因為媽生病。」

河水深綠色的，流下去，永遠不停地。有的時候漂着一堆枯黃葉子，漂着一片木頭。天氣已經冷了，吳三妹的手浸在冷水裏，紅凍啦。

話了些話，她已經洗好啦。小陳替她把桶子提起來，走着，兩個人，一同地，

小陳把今兒的不快向她吐了個痛快；他總是不了解，怎麼沒有人看得起自家？聽了，她說：

「我的哥哥告訴我：上海有幾十萬沒做工的人呢。」

「我就不懂，怎麼會有這許多的人……」

吳三妹偷偷地瞧了瞧他的神氣；嗤地聲兒笑了。小陳「拍」地把桶子放在路上，停步了。

「笑什麼呀？」

老是笑，她不回答。她自家提着桶子便走了。

追上去，一把拉住她。

「等我，我同你看你媽的病去。」

說了，又替她提着桶子；一步一步地，在田野裏，一對男女的背影……

日子便這麼地逝去，一天跟着一天。已經近除夕了，工作還是沒有。

上海這幾天來很有一些謠言，說東洋鬼子要打到這兒來。

——亞鳳關心問着。父親說東洋人沒這胆量。小陳跟賣夜報的劉四子說，劉四子也不敢說會不會打起來。

「我真恨死東洋鬼子，他敢打上海，小陳跟他們拚去！」

小陳這麼說。

「東洋的砲火利害呀！」

劉四子說。

「我不怕！只要大家齊心，拚他一個死活！」

纏了纏他的鼻子，劉四子沒話兒。下午四點到了，上報館去；拿到報便在大馬路上叫着：

「××夜報！阿要看東洋人……」

五

這天薄暮，亞鳳照例上工去了。

刮着風。天一暗下來，陰沉沉地，星兒也沒啦。大概沒多久就要下雪了。

漫漫的長夜……

機器吼着。工廠的腦袋是烏黑地，烟囱高高地聳起在半空中。

家在黑夜裏，顫抖着。

小陳高高興興地在街頭的角落裏跟幾個人在那兒，他們都打算拿起槍杆兒去打去；東洋人欺負中國太利害啦！決定了，大家握手。

碰到劉四子，他就用

「沒用的東西！」

這句話去嘲笑他。劉四子的確胆怯，他悄悄地溜開了。

喝酒醉的父親睡了，在床上。

……猛地轟轟地聲響，火光，人聲……他驚醒啦，……用手推開門奔出去。一顆大炸彈，轟！石子，泥塊，瓦片，……飛了兩丈高。

斷胳膊的父親呵！……

上海真的打啦。卜卜卜，軋軋軋，……機關槍，手榴彈，來福槍，飛機，……

工廠也頓時紛亂啦！聽到槍聲，亞鳳駭怕着，鐵青的臉子，楞了一會兒。喊吳三妹，可是她早跑了。擠着人，擠着，她不曉得走到那兒去？

沒主意，抖着脚，那麼地脆弱的少女呵！

王工頭兒奔過來。拉了她就走……

這長漫漫的「一二八」之夜：中國民族的抗戰。火光，砲彈，血，肉，刺刀，……交湊的曲子奏着，奏着。

逃回王工頭的家。他帶亞鳳上樓去；她已經失了知覺似地

，給叫到椅子上坐下了後，喝了杯水，才慢慢兒回復她的意識

。瞧瞧：沒多大的一間房子，陳設比自家的家不同哪。當地的

。

。

。

。

。

眼光射到床上坐着王工頭兒，「哇」地叫起來，奔出去！但是王工頭兒捉住她。

「你給我回家去！」

她哭喊着。

「你家那兒已經着火啦。亞鳳，你不能走！」

「你騙我！你……」

喊着，喊着；工頭妻子來啦。那副刻薄的臉子，酸溜溜的眼珠子；亞鳳立刻沉靜下來。

「這是亞鳳。工廠裏逃來的。」

王工頭兒的話，非常的小聲，還有點兒抖哪。年青的婦人的手又在腰子那兒，看了會兒他，又轉向亞鳳身上去。一起一伏的胸脯，青臉子，喘着氣；她靠着壁。王工頭兒再說下去。

「亞鳳的家火燒了，她不能夠回去啦！就留她住在這兒吧。」

拉着亞鳳走到空着的亭子間去了。

王工頭兒走開去了。亞鳳想起家。那兒有她的爸；她的弟弟。真的破滅了麼？家呵！

悲疼地哭了。

六

低下了他的腦袋，對着遠遠的火光冲天的家，小陳一聲不响地。

明兒拿槍桿子拚命去！這麼地下了絕大的決心。

「劉四子！打杖了啦，賣報紙不是好漢，跟鬼子拚命去呀！」

但是劉四子躲開了。

第二天，十來個人，一齊英勇地上前線去。……

王工頭兒在看報。妻子跑到亭子間去，找到亞鳳，便叫她替自家的房子擦地板。她說：

「要吃我的飯就得做工。」

忍着淚，亞鳳便遵從了。擦着，擦着，眼水滴在地板上。今兒的命運對她癡笑啦！她失了自由，沒了家；出一步門也不能；這是什麼生活喲！

昨兒還是一個女工；現在變作了奴隸。

擦着，擦着；日子在刷子那兒飛去了。

一天，劉四子在街頭又碰到小陳。那麼沒勁兒哪，十八歲的心沉重地，空虛地。毀滅了的家，毀滅了的父親，亞鳳又在那兒呵！他單個兒躑躅着，日和夜，他流浪在大都會裏。

「怎麼啦？小陳。你不是跟鬼子拚命去了嗎？」

抬起他的腦袋，劉四子的臉。躊躇了一會兒，他回答：

「拚命去！可是他媽的不肯發槍，你叫我赤着雙手拚命去嗎？」

看見小陳憤懣的樣兒：哈哈地，笑啦。

「笑什麼？我跟你賣報去。劉四子。」

把手攬到他的脖子那兒；親切地。

便在馬路上大聲地喊啦：夜報，夜報！電車聲噹噹地過去了，汽車又青蛙似地，唧地聲兒打從身邊疾馳過去。摩天樓，紅綠的電火，嘈雜的聲音。

喊着：二月三日的夜報；四日夜報，五日……

這兒喊，那兒喊。追上一位紳士去，口裏

「夜報要嗎？今早十九路軍……」

這麼地喊。可是，紳士鄙視地瞧了他；對胳膊上掛着的

女人說：

「上海戰事再延長，我帶你去香港。」

女人愉快地笑啦；扭着屁股走。在後面，小陳吐了口涎沫，罵了句亡國奴。

再打開口喊，轉過身上，猛地一個人走近來。吳三妹呀，後邊還跟着她的朋友。

「三妹！」

「呀啦，你賣報嗎，小陳？」

小陳點點頭。行人很多，說話真不便當；他祇問亞鳳在那兒，她告訴他：

「亞鳳麼？聽說住在王工頭兒的家呢。」

七

報紙交給了劉四子。那麼地熱烈地想見姐姐亞鳳呵，小陳歡喜地一直到王工頭兒的家去。

……房子裏，王工頭兒和妻子在商量賣了亞鳳的事。她說已經跟人說好了，明兒交錢帶亞鳳去。

「可是今兒你應許我……」

女人的眼珠子放着光；她答：

「去你的吧，我不管好叻。」

得了特赦似地，便走出去啦。

山 行 (續)

提起你考航空，又得引人咋了舌，然而我希望你這凌雲志；打破孫桐崗的紀錄，稱你爲一個大英雄，那時仰着頭，望你飛完全世界，伸着大指誇獎你，拖着人說：中國大飛行家，雖 Wejey Pont 不如也，（創全世界紀錄）這何等盛典！

好者時間還不遲，天是慢慢的晚，冷風吹着雲，儘是

亭子間裏點着了淡黃的燭火，亞鳳已經帶着疲乏睡了。走近床前，王工頭兒的臉子異樣地笑啦。魔鬼的爪那麼地，手伸過去了……

駭了醒來。——這是什麼……她大聲喊，但是口給塞住啦

路上，小陳加快了步。沒多時便到了，一直上樓，在梯口，他聽見亭子間裏掙扎的聲響。

碰地把門推倒啦。王工頭兒一轉身子，兩個人相對在這兒。一點也不遲疑，小陳直撲過去！……

打着；拳頭和腳。

在戰場上；火光，砲响……

巡捕來啦。王工頭兒犯了法。妻早已逃啦！

……外邊，漫漫的長夜。小陳和姐姐走出馬路上，刺骨的寒風吹着。他笑啦：自家兒的力量也夠打敗一個惡工頭兒了。

大月亮銀盤子那麼地爬上天邊；工廠戰慄在砲火下。天上落下雪片來了，飛舞着。抱着姐姐的腰子，她把腦袋埋在他的胸脯那兒，冒着雪，走着，走着……

一九三三，五，二三。成稿於上海。

鼎禹

眯着眼的星，心裏滿溢着虛浮，像在無際的大海邊，我似乎想趁這一點幻想來向你叨教一些人生。

其實談人生，敲釘轉脚，人生只是虛浮，或許是本命論的現實，希望的源溯，思想的憧憬，以及一切一切的動物的空爬；一棺附身萬事休，這是人生的頂點，然而；這芸芸的衆生，拚命，勞苦，爭奪，鬥殺，情死，一切都

爲着何來；我並非佛的信徒，向你講什麼佛典佛學，我根本是一個無神論的贊助者；然而究竟一個在人生上流着血汗，亦許沒有成功而撒手黃泉，一世勞苦，等於虛擲，他雖然在眼前晃着希望，光榮，這幾點或許像安度賜保命（注射劑）似的使人安適。亦或許有人沒有希望，——更說不上光榮——而一樣的亦隨着時代顛仆，竟有軋在時代巨輪下悲啼，這又爲着何來！然而反一句話說，上帝創造人的時候，給人一種熱情，這時代的喜劇，悲劇，都是這熱情在那裏指揮，是不是這說？這又不敢負責，況且這說很覺浮虛，亦不像人生的真諦，雖然你是學工程，我却向你談人生，我想我又笨得利害，亦許我到希望你拿科學的知識來分析，這又很祈禱！——復函

（四）父親

到家的幾天，侍奉父親的病，連親戚的慰問，學友的談話，什麼都回絕，天天惟伴着父親談閒話，在黃昏的時候拉拉提琴，逗着父親笑，有時故意的做點小孩的舉動，暗地裏却自己望着白雲流淚，儘着晚風吹散我的領帶，有時却癡癡的立上許多時候，看着雲霞由紅而紫，慢慢的變作了灰色，柴門上都敷着茫茫的白煙，我又笨重的拖着自己的影子回來。

——爸纔睡着。

母親細聲的對我說，有時却嘆上一口氣。

我輕輕的走向房內，蹣跚着脚步，恐怕皮鞋沉重，驚醒父親的甜夢，我慢慢的在爐內添了點香，摸摸茶壺裏的開水可還熱着，整理着父親看的詩集，而又輕輕的回了出來，心裏不住的祈禱父親的健康！

本來，父親的病傷於酒，據保安醫院的醫師說，已經是很沉重的心臟病，最好入院調養，比較見效快些，而父親一生放

浪不羈，最怕過拘束的生活，雖然病是害於酒，而在病中一樣的仍舊要飲酒讀詩，我却有時故意將詩藏去了一本，或者哄說酒已沒了，父親又含着笑吸一點粥，方始完事。

一早，我五點鐘起來，在院中練了一會太極拳，父親亦醒了，我匆忙的拿了一杯麥精，放在父親榻前，父親笑微微的接

游泳小憩之時吸美露牌香煙一枝足以蘇甦體力

美露牌
香煙
出品公司成華

自美皆備
匪匪不彀

了。

——金兒，你練過拳了，難得逢着一位明師，教導你幾手養生的拳術，你要用功練習，不可荒疏。

我點點頭，替父親接了飲乾的杯子，幫着他穿了衣服，慢慢的扶着下了牀。

點上香，倒了開水，父親才洗過臉，吸過藥，扶着他在睡椅上坐定，又拉七拉八的談着，父親總是教訓許多處世的道理，文學的心得，末了又嘆着氣：

——唉！我總覺得負心，不能送你入大學，把你好好的前程擔誤。

——爸，現在的大學又怎樣？兒現在不是一樣的用功讀書麼？

父親又笑了笑。

——今日又覺得好些了，兩腿亦硬朗些。

我總覺得聽這話比一切音樂都悅耳，一天方纔展眉過去，更小心的侍奉着。

(五)晚

吸過晚飯，父親總叫我到外面乘涼，因為一天在房裏悶着，以為少年人不宜，我總順着父親的意思，有時攜着口琴，一人坐在樹蔭下，吹着淒涼的夜曲，有時低頭沉思，把自己跌入回憶裏，有時與英談談文藝，消遣那甜密的夏夜。

英是好動的青年，他怎球跳躍，輕捷得像貓一般，我却靜靜的坐在石上，看看流螢飛上愛——英的妹妹——的髮上，看着明——鄰人的女兒——低聲漫唱，看着鄰人談鬼論怪，看着時光像水般流去。

夏日的晚，像葡萄酒似的使人愛，天上是一陣陣的雲，來去的追逐，青山靜靜的像少女曼思，有時敷着一點夕陽，你或

LADIES AND GENTLEMEN

高貴的人們

凌鶴著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上海卡德路133弄四號千秋出版社發行

高貴的人們，曾在滬公演一次，

風靡一時，現凌鶴先生，將其劇

本，交本社發行，由出品精良之

大方印務局承印，并請陳靜生先

生精繪插圖多幅，尤覺錦上添花

，愛好藝術之士，咸宜手此一卷

可想到維納司的香頰，地上柔和的綠草，溪中琮琤的流水，或許給柳葉拂着，軟軟的起了笑靨。

最可愛的是姪女荷兒，天真活潑，處處逗人笑，像蝴蝶似的滿地跑，一忽兒爬上我的肩頭，一忽兒拿些草逗着明。

明是將近二十歲的女孩，自然呈露着少女的豐盈，雖然亦跑跑跳跳的玩，總覺得很勉強，況着有我們生客在旁，她似乎更怕羞，畏縮地在草上散步，拖着荷兒給她講故事，說笑話，有時睨着我，我低着頭，什麼都是感激的。

然而，一陣春風却吹不活已死的枯枝啊！

(六)遊蹤

父親的病慢慢的好了，我亦漸漸的放了心，因為有許多學友及英的相約，我們結伴去旅行，暫時定的是全山探幽。

一大早，英的妹妹已經打扮好了，不住的催促我，我亦匆

匆的吸了早飯，換了爬山的軟皮鞋，父親勸我穿府綢的短褲，我因為平時不歡喜短褲，仍舊穿着土綢的西裝長褲，帶上帽盔，攜着攝影機等必備之物，我們全隊人物計英和我及舊同學三人，女的是愛，明，表妹珍，荷兒鬧着要去，因為她年小難跑路，沒有帶她。

其實，我的故鄉亦是太湖中的一個小島，週圍不過百里，三面靠水，一面靠陸，青山綠水，自成一景，其中亦有些古跡，我離鄉太早，沒有細細的遊過，現在趁着回鄉的便，在大自

然的懷抱裏陶醉了幾時。

先一日，英忙的翻太湖備考，蘇州府誌等書，查考古跡，英是工程學生，很歡喜歷史的遺跡，古代建築等遺址，愛却預備寫生，明專採集野花，我悠然的信步四顧，連什麼都是走馬看花像烟霧似的在腦內糊糊塗塗。

我們先從山徑上山，到雨花台，登台望太湖，白茫茫山光水色，帆影波光，說不出的爽快，一陣陣的山風，吹着明的頭髮，吹着愛的短裙，英却歡喜極了，跳跳躍躍的各處奔跑，雖然有時愛還阻住他。

雨花台是族人捐資重修，在台旁倚山築一廟，更靠廟建一座樓房，便利鄉人宴賓避暑勝地。牆上詩句題詞，花花的寫滿了粉壁，大都是俗惡不堪入目的文句，四面雕窗，中間供着首創重修的遺像，亦是表示着不忘的意思。

愛和珍陸續的上了樓，明却坐在石級上，低頭沉思，像深秋裏的詩人。

我倚在樓的欄干上，向着明招手，明却搖搖頭，微微的含着笑，兩眉微蹙，心中似乎無限怨恨！

——走吧！

英又匆匆向前闖着，我憂鬱地隨着，在蜿蜒的小徑上漫

步。

——一切過去的罪惡，深深的埋在回憶裏，雖然自己在痛苦裏前進，挺着身子去忍受，亦許等不到秋，落盡了希望的葉，儘着回憶的枝幹了，逃避吧！這世外的桃源，在密密的幽林裏，在萋萋的蘆葦深處，去找那超乎一切的隱士；然而；人是一個現實體的動物，根本上有一個跳蕩的心，在沒有盡社會天職的以前，你的心當然不你去享受自

然的賜與。……
——到六角亭了。

英大聲喊着。

這裏據說會經過皇帝的遊幸，所以很有名，其實，亦只是一個瓦亭而已，六角已經破敗，瓦礫泥塊，滿地堆積，什麼樣都喚不起當年的美夢；明徘徊不已，似乎憑弔古今興散，這善感的少女，經不起一點愁髮，我誠心的祈禱她。

亭的石級下是很有名的紫泉，水清見底，兩旁石隙中泉水琮琤的往下流，匯成一池，英連什麼都不管的，臥倒身軀，在池裏喝水。

——鼎！你喝吧！這水的味有點像金牛牌的橘子水。英喝飽了水。滿意的說着。

——哼！

明有點不信任的只哼了一聲，却沒有說話。

我搖搖頭，不敢嚐試，雖然泉水清得像月光一樣的明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肚子經不起生水攻擊，連冷的開水都不敢喝，當然不想假冒硬漢子了。

愛想拾柴煮茶，我却收拾好攝影器，豫備走的樣子，輕聲的向着愛說，

——不早了，我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過一天再來煮茶

吧。

愛明媚的一笑，點點頭，隨着英很快的穿過了紫泉一直的向山上跑。

——這個野蠻人，我真沒有見過。

明自語着。

(七) 枯葉

在游倦歸來的時候，我很倦的就想睡，母親招呼我吸了晚飯，我很隨便的洗了一個澡，裹上睡衣，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躺在椅上讀着，一面悠然的思想。

一個遠方熱誠的朋友，却巴巴的寫上一封信，他說：我想做一個作家，這作家確乎要跑在時代前面，你須切實的告訴我，因為這是你的責任呀！這樣的硬要我答復。

我想一個熱誠的青年，什麼都是光明的前導，我還肯吝嗇我一點意見嗎？凡是青年都是可敬的，我常常想到這句話。

當然我很虔心的給他寫信，一個字一個字的在紙上飄着。忽然荷兒推門進來，拿着一瓣葉，在我書桌上一拋，笑嘻嘻的跑了出去，我在書桌上拾起，團團的紅得像太陽一般，然而我說不出這是什麼葉，仔細翻復的看，葉的背面忽寫上一行小字。

——這整齊的枯葉，代表我整個枯死的心，贈給有詩意的年輕人。

我將流淚，我將歡唱，雖然我還是一個平凡的人去接受這不平凡的禮物。

我沉默了一會，把這葉夾向穆時英的公墓裏，仰頭看天，天上沉沉儘是浮雲，那一輪皓月不知幾時躲向黑雲裏，我覺得黑暗又充滿了前途。

(八) 歡樂與悲哀

一個紫色的黃昏，我很留心的聽父親教訓人生觀，忽的愛喚着我，我稟明父親，跑出房外，愛輕聲的說，他們想開一個小小的娛樂會，請我去替他們拉琴，雖經我再三的推辭，而愛還是竭力的誘促我，天真的荷兒已經到房裏把提琴拖了出來，我只得勉強到了外面，英却大聲的狂笑。

——鼎！有屈你了，暫時請你當一名音樂師。

我領着首，默默的笑，最先的是荷兒的可憐的秋香，配音樂是英的口琴，荷兒扭動着小小的身軀，載歌載舞的逗人愛，她唱完後，大家拍着手，荷兒一溜煙躲在我的背後，又嘻嘻的笑。

——大家靜點，現在是愛的璇宮豔史，請鼎拉琴。英儼然像主席般的說着。

——有勞了！

愛向我鞠了一躬，我慢慢的提着弓，向琴絃上拉着，一種淒涼的音斗然的在四面飄動，——不知什麼的在我琴絃上總拉不出歡樂的調子——本來笑嘻嘻的愛，這時亦沉着臉，隨着琴聲宛轉的唱。

這是一個夏日的黃昏，黃澄澄的月斜掛在柳梢，一陣陣的軟風，拂人欲醉，我夢似的拉着一個個的音符在琴絃上跳過，看着這一般天真美麗的少女，在月下仙子似的歌舞，快樂迷醉了各個人的心，我却依舊悲哀，含着淚想到死去的貞，在貞病的時候，我天天的逗她，採集各種的花，坐在牀前說許多甜蜜的話，雖然——在談話的時候我每每的掉下淚，我却很快的拭去，依舊捏住悲痛的心，露着歡笑的臉騙她，講着各種詩人的生活，唱甜密的愛情歌，輕軟的奏着舞蹈曲，真是愛好音樂的，她在我奏完一曲以後，媚曼的微笑，連病痛都忘却，有時挽着我孩氣似的痛哭，我想盡了方法去安慰她，一面却自己無聲的暗泣。

(未完)

煙香號 **天下第一** 鼎鼎大名



牌椰大換

煙絲最優美

贈品稱實惠

拼字難曾遍
換壳表同情

壳少贈品多
得者更歡迎

從前空壳換贈品空壳數多現在
將空壳減為半數特換各種名貴贈品
比前更為實惠並將拼字牌換
贈券取銷直接換
省却許多麻煩

空壳換贈品辦法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一只換本牌洋火一盒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二只換毛巾手帕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三只換美人香皂一塊
 - 廿枝換椰牌空壳四只換國本肥皂一塊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五只換本牌香烟一包
 - 廿枝換椰牌空壳六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七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八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九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十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十枝空壳換贈品
- 換牌可均店紙烟各



品出司公烟東華國中

國本小學幼稚生的課外活動 小軍人 董文淵贈



將伐鑄靈石采故門海於勒銘於甯
 將來秋茂碑樹嘉吏生內是勳自德也

許鉄豐先生作品

胡美琴女士



永昌贈

華華毛織品公司

門市部 南京路大商場 國產呢絨 發行所 四川路三三號

手



人體美

嚴大平攝

織

上海市政府准予備案已向內政部呈請登記
本期文稿均已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

第二卷第四期

★ 每星期一出版日 ★